

抵制喜剧 洪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抵制喜剧/洪洋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黑蓝文丛)

ISBN 978-7-208-06947-3

I. 抵… II. 洪…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697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策划编辑 王 蕾

责任编辑 曹洪燕

特约编辑 葵



世纪文景

抵制喜剧 (黑蓝文丛 第一辑)

洪洋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30,000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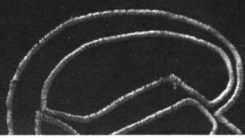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6947-3/I · 404

定 价 24.00 元



洪洋



黑蓝：宇宙的颜色

“黑蓝文丛”是黑蓝文学网集中展示优秀作者、作品的一个丛书系列。

黑蓝文学网创办于2002年，其前身是1996年的纸刊《黑蓝》；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创作兼工作的团体，“黑蓝”这个名字诞生于1991年底。十五年来，“黑蓝”的主创人员在文学的成长中陪伴、支撑、界定着“黑蓝”的成长，也正因为此，“黑蓝”的精神气质与创作本身如影随形，它自身的运行就像创作一般纯粹、独立、冷静、客观，具备着一种宽广的个性。“中国文学最有价值的努力”这一评价，虽然不能作为一个值得炫耀的目标，但确实经常成为读者们对“黑蓝”的认可。

“黑蓝文丛”的努力甚至早于黑蓝文学网的创办。不过现在似乎应该庆幸早先一次次计划的流产，才使“黑蓝文丛”如今以更为纯粹的面貌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败自有其道理。不过贯穿历次计划的基本性质始终没变：“黑蓝文丛”以中、短篇小说集为主，在品质相符的情况下也会推出长篇小说系列。这些作家有的相当年轻，有的相当“年老”，但有一点肯定是相同的：只有“黑蓝”，才会重视，并“如此”重视他们。而具备独特艺术魅力的中、短篇小说的结集出版，十数年来在中国却一直处于低谷，“没有市场”是其最为充分的理由。市场对出版的导向无可厚非，然而另一规律也显而易见：有些事，无论市场如何，都必须去做；它们的价值衡量标

准与短期的市场走向并无对应的必要。“黑蓝”正是将这一认识作为一向坚持的信念，并矢志不移，如今终于如愿以偿——然而，比起这项事业所需的总量来说，这只是一个微小的开始，尽管为了这个开始，很多人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我们不能说，中国文学的一切观念、认识、创作、批评和运作都还处于尚未发育的阶段，从而以贬低整体的方式抬高我们自己的劳动和努力。我们深知，并非仅仅具备所谓的“责任心”就能对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足够的认识和理解、公正客观的交流、专业的运作、准确而热心的支持，都是每个“当代”所稀缺的力量；而纠缠于那些表面看上去有针对性的争论或所谓的批评，更是一种集体浪费和虚幻的自我满足。最具批评力量的，正是行动本身。这就要求我们整体上必须长期埋头作业，以行动本身来显示我们的观念、取向以及批评，正如作者们只能以他们的作品来体现他们的批评一样。

与做秀、利用、反抗、拒绝和争论相比，“黑蓝”集中关注的是一个安静的群体。与因时代而产生的那些所谓“失望”、“另类”，或者太过用力的“坚持”、“固守”相比，他们选择的只是遵循着写作所要求的本分走自己的路而已。正是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本身，凸显了“写作的本分”的重要性——事实上，它根固于我们体内，与我们的身体一起近乎本能地提醒我们必要的自我约束，提醒我们干净地保留我们脚下的轨道，提醒我们对“一仆二主”企图的抵制。它固执地使“属于文学”的这种宿命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看起来我们提前给自己规定了边界，这边界正是为了获得创造所需的真正忘我的自由。在目不旁顾的注视之下，所谓的“个人风格”、“独立品质”、“奇妙的陌生”以及“道路的邈远”方才成为可能。

也正是这类作者（虽然不多，但仍旧不断涌现）自身的力量和魅力，使“黑蓝”有信心尝试下去，营造与这个纯粹的写作群体相配的环境和氛围，使其成为一个整体，成为时代的一块黑且硬的石头。我们并不能保证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表达所谓的“目标”，但是正如“黑蓝”这个被喻为“宇宙的颜色”的命名一样，有些梦想就像悬在天空的水之于干渴的人，值得永久而静谧地追求，使之尘埃一般成为现实。

陈 卫

2007年1月6日

1	镜框谜面
23	这夜谁在路上闪避
33	留传
41	那一天
55	抵制喜剧
109	内，充公
137	大火蔓延得很快
145	不过是 open
185	单刀
197	另外的面孔

镜框谜面

——献给李文胜

C

冬末，我收到张蓝觉的长信，信里大部分文字陈述着一个叫祥和里的小区的景况。老人、小孩和会喝可乐的老鼠，穿短裤的女孩在楼下打羽毛球，露出健康光洁而白的腿，在阳光下。张蓝觉在信中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他用了几个巨大的数量词使我有紧迫感。我在黄城古城墙下读完这封信，大口喘气，张蓝觉煽动性的语句若隐若现。身边一对年轻情侣双双踮起脚接吻，引来墙根下一群乞丐的欢呼。

古灰色的城墙仿佛很干净，一尘不染，又像有多年的积灰。男方情侣说：“如果有场真正的雨，就能使视力变得正确。”女方情侣忧心忡忡望着她的爱人，说我们走吧。他们渐渐远去，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互相搀扶。男青年有点瘸，走路一拐一拐。他们渐渐远去。

我走向城门，叫花子的笑愈发大声，几近喧嚣。他们在打牌，已经看得清扑克是由几副牌凑成。这群叫花子在黄城非常有名，以奚落路人为乐。其中一个叫亮亮的傻瓜我认识。他中意在某条街的路口拿石块等待骑车的人。假如他看到有男人骑车带着女人就会把手

里的石头扔出去，并放声大嚎。亮亮扔石头极准，往往能命中目标。骑车的男人就丢下车打亮亮。但亮亮除却丢石头的力气外似乎手无缚鸡之力。他此时正捏着十来张牌颠来倒去地选择。最后他抽出一张A打出去，嘴里说：“一个红桃3。”下家马上丢张方块4。等我走进城墙门洞，亮亮丢下一张K，口里说：“一个红桃3。”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作出去祥和里的决定。像王丹在推开祥和里小区四号院22幢一单元五楼13号这扇门时说“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都只一刹那。

他推门就说：“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门后那只懒猫麻利地惨叫一声叼着猪骨头飞快地蹿出门外。那么快，突然开玻璃窗折射进眼睛又一闪而过的太阳光。

“猫的叫声比门先打开，然后才是王丹念那句诗。”我们经常为这件事的先后争辩不休。

王丹靠在门边，将旅行包丢在门边。这个陌生的男人憨厚地笑，一口白白的牙齿令人羡慕。他脱鞋，将袜子塞进旅行鞋里。我对他说：“你很年轻，而你的脚臭却有一定年龄。”他知趣地将鞋放在门外，很轻地带上门。猫在这时走进来，不发出一点声响。

他把烟丢给我和马寿说：“这里真不好找，天又突然地热起来，真是永远无法休止的忧伤，你们说这句诗好不好？我在进门的时候想到的。”

我纠正他是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而不是“休止”。王丹微微一笑说：“我说的就是‘停止’啊。”

我想说点什么，房子里又猛地寂静，就听到有人上楼。马寿麻利地从沙发上蹦起来就往门边冲，口里还大叫：“蓝觉你赊到面条了吗？”打开门，却不是张蓝觉。一个穿着白汗衫短裤的男人站在门外抹汗，他说：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

马寿对王丹的到来毫不在意，他在墙角沙发上叠纸鹤的姿势千古不变。偶尔他累了站起身对我们说：“来，大家轻松一下。”去拨弄挂在墙上的一个鸟笼子。有只假鸟的笼子被人触碰会发出“啾啾”类似鸟鸣的叫声。电子鸟叫三声马寿笑三下，之后他继续坐回

沙发叠纸鹤。王丹曾无数次指责马寿此举纯属浪费时间，马寿却不为之动摇。他晃着小脑袋说：“不想听就去找事做。”王丹会说：“我这就去，真他妈是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我这就去找！”那口气，仿佛他是去死。

王丹的到来让猫的三餐都受了限制。它变得更懒，只继续在大门背后啃烂猪骨头。张蓝觉翻着报纸说你们没来之前窗口摆满了百元大钞，要用自己抓，三琴路哪个小姐不认识我啊。我希望他闭嘴，就如同王丹说那句诗一样令人厌烦。但有时说话只能使我们更饿。谁也不愿去下那该死的机械面——在橱柜的最下层，蟑螂也不愿爬的一筒筒僵直的躯体。张蓝觉说：“吃不吃？啊，吃不吃嘛，不吃我们迟早像它一样硬朗。”他抽出一根面条折成碎片放进嘴里大嚼。

马寿又站起身说：“来，大家轻松一下。”

有时我们也责备马寿，因为他几乎不会任何棋牌。故此我们也无法拿扑克玩“升级”。他断绝我们打发日子的最好娱乐，因为这是个能重复玩下去又不疲惫的扑克游戏。王丹曾要警告马寿不会玩牌将导致晚年生活的枯燥无味，马寿冷冷一笑。汗水从他鼻尖滴下去。

夏天真的来了，太阳成了廉价的火把，把人们团团围住。人的眉头在白日里总挤成一堆，竭力接近眼睛，似乎这样可以用眉毛抵挡阳光。眼睛一律向下垂视。这突如其来的夏天似乎在一夜之间派出无穷无尽的知了没日没夜地喊叫。空气震动并愈发激烈，风也被晒干晒伤躲在树梢微微起伏喘气。于是我们只能坐等天黑，天黑后怎么扭曲都比较正常。而且，还有那么多好玩的等待我们。

D

在清晨里死去，夜里复活。白日是一对混浊的眼睛，守卫在路口、街角和天台，让时间缓慢又平均地移动；黑夜是大骗子，一不留神被它掏空了腰包还浑然不觉。谁也不能阻止夜的到来，也必须使它降临在自己身上。比如对面20幢四楼窗边念书的书呆子，他那

盏台灯一亮，夜幕就拉开帘子。一旦他看到三四个男人在窗边眺望，几对眼睛流露希望、热情和期盼又像在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点起台灯。接着他发现他对面楼的几个人全都消失，欢呼声从那门里传出来。书呆子想：他们肯定找到想找的东西了。

夜色下的祥和里有股烟火味儿，谁家烧的木柴，豆瓣酱爆出的香气四溢。几个老人早早搬来小板凳，在路灯下三五成群地坐着打开收音机。也有老头抓一把小木棍来数，数十来遍就搬椅子回家等待电视剧开场。

张蓝觉显然隐瞒了祥和里小区的实情，祥和里是老人和孩子的天下。每天午后，老人就带着自家刚学会走路的孙子在院内的树阴之间穿行。谁家孩子哭闹的声音大，谁家老人就笑得开心。孩子的父母大都住在新住宅区，把孩子寄养在老人这儿。小区里每棵大树下必有一张桌，婴孩入睡后祥和里就响起一阵阵脆响，一群骨质疏松的老头老太太玩起麻将。张蓝觉曾试图加入他们的战团，但由于老头们普遍出牌速度过慢中途退场。但他不能继续抱怨马寿，因为天黑了。很多东西像口哨一样飘远，但它们来的时候也像口哨一样迅速，让人慌张。

马寿走在最前边，趾高气扬地第一个迎接街边的灯。他的影子落在我们脚下。我率先踩住他影子的阴部，王丹朝影子头部用手比划着开了一枪。张蓝觉看看四周没人便拉开裤子拉链，将一泡热尿淋在影子上。我们在马寿的影子上玩着各种花样，终于由于王丹拾起一块石头砸向影子而引起马寿的注意。他回头，我们跟着回头。我们的身后只有晕黄的灯光照在路面一块明一块亮，一滩湿水和一块红砖。马寿回过头时说：“傻逼。”

他完全有理由这样骂，作为四个人中惟一有工作且负担日常生活五分之三开销的人。他每夜七十块钱的酒吧驻唱收入足够我们每人一包烟两餐饭。马寿原来是一个乐队的主音，有把音色坚硬的电吉他。如今是个弹唱歌手，每夜扫弦次数达千次之多。马寿说他已经不会弹solo，这个左撇子用按弦的手自慰或擦屁股。王丹对我使个眼色后，我们三人含着一大口唾液吐向马寿的影子。

马寿这回发现我们的秘密，大叫一声“我操”，跑到我们身后

使劲找影子们发泄。影子们翻着花在雪白的路面上，像几条长长的眉毛。

王丹说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我们就停止玩闹默默地前行。我拍拍王丹的肩膀告诫他不要在高兴的时候念那句诗，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马寿说：放屁，是我先停下踩你们的影子他才说这句话的。

大家争了几句就觉得没意思了。马寿说：“我十七岁那年的女朋友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我给她买过一只纯金戒指并亲自给她戴上，吻了她。我们在黄河边上拥抱并融化在对方身体里。我天天在黄河边拣她可能喜欢的石子儿。可惜她死了，被人强奸后自杀。喂，你有没有死过女朋友？”

我回答说：“没有，我身边几乎没有年轻女子死去。只在十八岁生日那年，我回黄城庆祝。听兄弟们说有个叫江志勇的很够意思便突发奇想去接他来喝酒。江家在山脚下，那天又是狂风暴雨，出租车进不去。我们几个步行四个小时才到他家。五年后那小子脑溢血死了。他家人竟不准我去拜祭，说我八字和他相冲，他的死和我五年前接他去喝酒有直接关系。”

哦。马寿又把手指向张蓝觉。

张蓝觉放慢脚步很深沉地点了支烟，把手搭在王丹肩膀上说：“我认识的人全都死了。哈哈，我没有他们的消息，他们肯定也以为我死了。”

王丹说：“马寿你学学打扑克吧，老子们连个‘双升’都打不成，这他妈会打牌的人都搬到其他城市去了是不是？你不会打牌我总以为你是个死人。”

马寿生生地顿住向前的身子，他的脸马上黑了一下，垮下来的速度令我想起江志勇的死：江正在散发新名片，脸色红润；突然倒下来一声不吭；笑容在血液冲进脑门的一瞬落进深渊；江志勇女朋友的笑却凝固了好长时间，包括那几个酒窝，看上去无比迷人。

马寿的脸也无比迷人。张蓝觉就往王丹屁股上狠狠打了一下，王丹凶狠地对张蓝觉大叫：“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

他叫了好多次。过了一会儿马寿才缓过神来冲着王丹说：“放你

娘的屁，老子会叠纸鹤。”

E

王丹将背着的琴交给马寿，他们互相挥手道别。马寿还冷哼一声：老子命真苦。转身走了。他直走，奔向一个叫“颓”的酒吧。我们不再理他，准备向右横穿步行街。张蓝觉的手猛地一指：“你们看！”

把头扭向右边避开一道刺眼的灯，一个叫花子伸着手向步行街口大理石墩子上坐着的人要钱。我掏出一块钱抛向天空，落回掌中时张蓝觉已经飞快地通过街道坐在石墩上。等我到达他面前，他问：你没五毛的？我对他摇摇头，告诉他只有这些钱。叫花子频频卑微点头，倒有点像国家元首在接见外宾，口里念念有词极有韵律似乎是在唱歌。他眼角下垂，眉头锁在一起，坐在石墩上的人已经被他挨个要了六七个，只有一个人慢悠悠拿出一毛的纸币放入老汉手中，其他人则当他是透明物，目光穿过老汉向街对面传播。“这老头像我死去的爷爷。”

王丹已经看见我握钱的手伸向空中，略显孤单。他想我可能有些迫不及待。当老汉的手马上要到达我们身边却拐了弯直接走到下一个目标——他没向我伸手讨钱！王丹看见我拿着钱口里不干不净地骂着。“老不死的。”王丹把那一块钱拿过来，屁股离开石墩，走向蹒跚着的老汉。

张蓝觉又伸出手，他说：“你们看！”

把头拧向右边顺着灯光，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但身材魁梧高大的巨人，胸口挂着的牌子上写着：十年命运早知道，一元/国内国外小幽默，一元。巨人一高一低横向走在离人群三四米的地方。巨人看见我们看他，他的身体就稍稍向我们这边移动，把牌子的正面给我们，并停下脚步。

“他像个艺术家，只要他站着不动，和根雕差不多。”张蓝觉感慨。

王丹附和，是呵。巨人就把眼睛交给王丹，一样地卑微，带些迟疑，身体不由自主地向王丹靠近。王丹把钱放回荷包说：老子才

不给你呢！

在步行街通常逗留三十分钟，以张蓝觉的视线为核心寻找目标。期间要变换位置收集某些航空公司派发的印有票价表的小卡片。那个日夜在此散发卡片的瘦子注定会成为我们戏耍的对象。就像王丹说的：“他以为每个人都能坐飞机却忽略一些人只能打飞机。”当然我们咒骂过王丹此句的不雅。我们相约当瘦子发给我们的卡片凑够两百张就送还给他。瘦子发完卡片就忘记对方样貌，以至我们从他身后再走一回就能第二次拿到卡片。“我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尴尬而慢慢变红的脸了哈哈”，我对张蓝觉说。同时在这半个小时还要收集一些宣传单，这是给马寿回家叠纸鹤的道具。

半小时后我们把自己悬挂在步行街里，从雄赳赳地走进这灯火通明处开始。我们混迹于人群，不动声色。随着某个人的目光所指，查看人们的脸色。很多日子过去以后我仍怀念这段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进出店面。进入光辉里，挑选鲜活的衣物。我们三人身上通常只有次日坐公共汽车找工作的零钱。有几天我们专门在步行街的椅子上坐着，猜测谁的口袋和我们一样贫瘠，谁的脸色和我们一样贫瘠。是的，贫瘠，这个到处闲逛跳跃又喜欢在人群狂欢的形容词。

我和张蓝觉首先选择内衣店，张蓝觉喜欢扮演好男人，带着一副温情的面容问胸部最大的店员哪种内衣适合罩杯36 D的女人。女店员无一例外地赞扬他并用友好温情的眼神扫射张蓝觉。几分钟后几乎所有的店员都围到了我们身边帮我们挑选内衣。

“我希望有种黑色能稍微遮掩她的白皙，这儿却没有。”张蓝觉带着遗憾和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内衣店。和张蓝觉对话最多的女店员则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看着张蓝觉步入下一家店面。

“男人进内衣店意味着他正在为全世界的女性买内衣。”张蓝觉振振有词。

走了两三家内衣店后张蓝觉大力拍我肩膀之前将汗衫往下拉拉遮盖凸起的裤裆。“怎么样，接下来你想去哪儿？哥陪你去”，张蓝觉拍我肩膀问。

“我哪儿也不想去，假如可以我愿意将这几个小时用一句诗含蓄地一笔带过。真是他妈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我把他的手打掉。

张蓝觉突然也倍感无聊，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回拍的力量和手掌停留的时间意味深长。他沮丧地说：你不该在这时候说这些话。一位穿短裙的小姐长发飘飘而过。张蓝觉立即锁定目标，将脖子扭到一边——这个画面定格好几秒导演才允许演员移动。

“其实还行，至少是个夏天。”他说，又扯扯汗衫的下摆，使劲地。

张蓝觉并没意识到他说的这句话和他写给我的信之间有任何联系。他也从不提祥和里是不是真有一位少女蹬踏修长的腿在阳光下以舞姿挥动羽毛球拍。那封信就放在旅行包里，和一盒新买还未拆封的避孕套放在一起。他在马寿上班的酒吧门口说：“我没理由不相信朋友。”这句话，听起来多像是我、马寿或王丹说的啊。

现在他就在我面前，恢复无聊的状态，四周看看。他需要一个穿得暴露的小姐从身边走过。他拔出一支烟，往前走几步很无赖地问椅子上坐着的一位中年男子借火并闲聊了几句关于夏天的话题。“好热啊，这天。”他说……

接着他向我走来，我和他之间将近七米的路程他花掉三分钟。他凑到我耳边神秘地问：你说是王丹先来祥和里还是夏天先来的？

我几近厌恶地将他推开，自己也向后退了四米。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哈哈，老子又可以多用去三分钟。

我微笑地看着他说：我也是啊。

王丹赤着脚跑过来时我们已从步行街的心脏进入天空，一个人烟稀少的角落。这里背风，也可以瞒过自己饥饿的胃，可以不闻到烤肉和其他食物的香味。这儿只有别人随地大小便后的尿臊味。他已经走过来了，他说他妈的那家鞋店店员怎么会认识我，我一脱鞋他就指着店门口的牌子让我把鞋穿上。我问他牌子上写什么。“严禁脚臭者试穿。”

张蓝觉说这是店员闻得出你的脚臭，你不知道换一家店？

王丹说每家都有这样的告示，真是永远无法停止的忧伤。蓝觉你把你的零花钱给我，我明天就去找事做，明天非去不可！

张蓝觉打个哈哈：明天再说吧，你把鞋穿上，这儿很多屎的。王丹穿上鞋在地上使劲踩了几下，抽泣起来：“看，我又老了，鞋又开始夹脚。”我看到他的脸涨成了黄色。张蓝觉没理他，而是大声指着